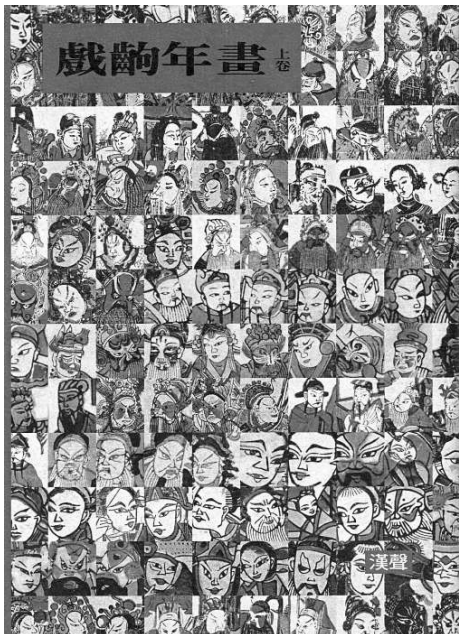




藏、專研，寫成八開本的《戲齣年畫》，四百頁分上下兩冊，外加硬殼封套，厚達六厘米，是件「龐然大物」。以線裝書形式印刷，幾全部彩色精印。書分《論述》和《圖譜》兩部分：《論述》部分詳述了「戲齣年畫」的淵源、盛衰、風格、形式和戲曲對年畫的啟發；《圖譜》則收錄了我國各地「戲齣年畫」的圖樣，色彩鮮艷，構圖引人入勝，是同類書籍中的扛鼎之作。

生長於年畫聖地楊柳青的王樹村，自小耳濡目染，花六十年時間收藏、專研，寫成八開本的《戲齣年畫》，四百頁分上下兩冊，外加硬殼封套，厚達六厘米，是件「龐然大物」。以線裝書形式印刷，幾全部彩色精印。書分《論述》和《圖譜》兩部分：《論述》部分詳述了「戲齣年畫」的淵源、盛衰、風格、形式和戲曲對年畫的啟發；《圖譜》則收錄了我國各地「戲齣年畫」的圖樣，色彩鮮艷，構圖引人入勝，是同類書籍中的扛鼎之作。

《戲齣年畫》

許定銘

讀古兆申的回憶錄《雙程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其中談及他一九九〇年代初，曾到台灣漢聲出版社任編輯，為他們編了四套大書，特別提到他和陳輝揚合編的《戲齣年畫》（台灣漢聲出版社，一九九一）。這套書印刷非常講究，他們用了中國式的「竹造紙」，配合了德國最新的六台印刷機，以彩色印製。初版一萬冊，在一年內即售罄，連印六七版，聲名大噪，不單賺了大錢，還奪得當年的「金鼎獎」！

我少年時代的鄰居，住了位專為門神、關帝及年畫等印刷品加底色的大嬸，每每見她把大刷往盛滿紅彩的碗盆裡一浸，隨即揮到單張上去，為印好的單張周邊掃一圈，一幅精彩的貼畫即已完成，每日能掃數千張，了不起。自此，對有關年畫的書很有興趣，也就很想看看他盛讚的《戲齣年畫》。

晚年王維

林步文

到了晚年，王維這尊佛像終於顯靈了，他在《酬張少府》一詩中，寫出「描出一幅完美的畫像」。

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王維真的「自顧無長策」嗎？不是。面對官場失意與人事糾纏，他有他的長策。他返去舊林，且讓松風釋懷，對月彈琴。然而張少府還要一個勁地追問他有關人生的終極道理。王維一言以蔽之：「漁歌入浦深」。這一句若金石之聲，充滿玄機與禪意，只可慢慢體悟，不能隨意亂說。正如嚴肅浪所說：「大抵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

梁宗岱在談到王維的詩時曾說過：「誰都知道他的詩中有畫，同時誰也都感到，只要稍為用心細讀，這不着一「禪」字的詩往往引我們深入一種微妙雋永的禪境。這是因為他的詩和他的畫一樣，呈現在紙上的雖只是山林、丘壑和泉石，而畫師的品格、胸襟、匠心和手腕卻籠罩着全景，瀰漫於筆墨卷軸間。」

唱着漁歌進入河浦的深處，這裡面暗藏了多少人生的道理和歡樂的秘密。在此，這隱者已拋棄了妨礙其身心的世俗生活。他已徹底地回到大自然的深處。或對月彈琴或唱着漁歌，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他並未墮入隱逸生活的懶惰與閒散之中。「漁歌入浦深」不僅具有公案禪機的味道，也具有洞徹人生的大智慧。閒雲野鶴、與世無爭正可以窮盡通理。這裡還使筆者想到了雲門文偃的一節對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春來草自青。」

這一對話所顯出的智慧不正正是「漁歌入浦深」嗎？而此詩之美卻是光明正大、一目了然的，它融合平淡、天然入妙成鋼、晶瑩剔透，同時也讓我輩後來人望而卻步，嘖嘖驚嘆！再說一句，「漁歌入浦深」，就是讓思想回到事物中去，按 W.C. 威廉斯的話說，就是「No ideas but in things」（不要觀念，除非在事物中）；或按胡蘭成的話說，就是「講思想不如講風景」。而王維的晚年正是這樣：在風景中靜養，萬事都不關心。

柏樺

洋騙局

天南地北

老伴下班回家，順便從郵箱帶回今天的郵件。每天的垃圾郵件太多，我是懶得去看。今天她幾乎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丟到廢紙簍去時，遞給我一封，詭異地笑着說「這是你的私人信件，看一看吧」。在她的堅持下，我看了一眼，果然上面有我的名字，地址也不錯。她在一旁催着說，「看一看」，有點不懷好意的味道。

此信寄自英國，信封上有「皇家郵政（Royal Mail）」的郵戳。信上說，發信人在工作中接觸到一則「內部消息」：十二年前去世的一位與我同姓的楊君，留下了價值一千八百萬英鎊的財產。死者沒有遺囑，也沒有遺囑。如果沒有家人去認領，財產將被接管。如果我願意扮演一個「安靜的夥伴（quiet partner）」，偽稱死者的家人，他可以為我操辦一切；所得

，對半分。來信還對細節作了安排，並留下了電話和傳真號碼（都在英國），我是懶得看下去了。

老伴和我接着提起，我們自己經歷的一則類似的故事。十年前，我們把原先的房子賣了、搬到新居後，曾幾次回到「老房子」看看。房子被粉飾一新，立着「待售」牌子。可能是要價過高，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賣出去。老伴的一個同事想要租個房子，從網上搜查信息，看到這棟房子正待租出，租金便宜，有意者可以發電郵給一個地址，網址的使用者赫然是老伴的名字（屬於老伴沒有開戶的 Yahoo），因為是熟人，到我老伴那裡問詢，這個騙局也就被拆穿了。當然，這個騙局並不是我們之後的業主設置的。網上消息「順帶」提及屋主主人（是我老伴的名字）現在英國，有意者需要預付三個月房租的保證金云云，不在話下。

上周，和一個美國朋友相遇，講起我們的這兩則遭遇。他哈哈大笑，說這種騙局的手法如出一轍，有一個專用名詞，叫做「阿爾及利亞騙局（Algeria scan）」，作案者多阿爾及利亞人。那個國家在獨立前是英國的屬地，和加拿大、澳大利亞相仿，受英語教育、且能在各個前屬地之間自由來往。回憶我在香港任教時，突然從我在 Yahoo 的信箱中收到「自己」從 Hotmail 信箱寄來的信，稱手頭拮据、困於倫敦，諸請親好友相救。當然，是某人「入侵」了我的 Hotmail 信箱，冒名向會與那個信箱有聯繫者發的信。發信人懂得英語，且用倫敦為基地，應該也可以歸入「阿爾及利亞騙局」。

在此次次貸危機發生初，媒體上對原因總結了十點，其中一點是，會擔任聯邦儲備局長近二十年的格林斯潘在任上不斷降低利率到零的措施。一些房地產商藉此把前幾期的按揭利率也降低到零，使信用不夠者也都能順利「購房」，貪圖坐待房價上獲暴利。哄抬之下，房屋價格也確實出現大泡沫，最後以危機告終。十點中的最後一點是「貪婪」：如果沒有人們的貪婪，就不會有今天的危機。美國全國有線廣播公司有一檔經常性的節目，題為「美國式貪婪（American Greed）」，報道了許多聳人聽聞的騙局。都是騙子和受騙者雙方的貪婪攜手造成的。回顧國內外的大小騙局，包括「阿爾及利亞騙局」，莫不以受騙者貪婪為餌。所以這篇小文題目，應改為「騙局」或「普世騙局」，原不限於「外國」，更不限於某一個外國也。

颶風與颱風

文化什錦

入夏以來，在我們這邊沿海地區已遭受多個颱風（泛指八級以上熱帶氣旋）襲擊，同時，媒體還經常有美國沿海地區遭受颶風災害的報道，而且每個颶風也各有名字。颶風是種什麼風？

颶風與颱風的稱呼不同，實際上是同一種風——都是泛指海洋上八級以上或專指十二級以上的熱帶氣旋——只是在不同區域的稱謂不同而已：在東太平洋、大西洋的叫「颶風」；在西北太平洋、南海的叫「颱風」。那麼，為何兩地習慣稱呼不同，這兩個名稱是怎樣來的呢？

沒人會吟什麼「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有雅興時，便指着月亮上的陰影，七嘴八舌地說說吳剛伐桂等等的故事。人多，版本也雜，也常常為誰說的對爭論不休；有時也會認真地看看月亮上的影子，仔細地辨認着哪兒是桂樹，哪兒是吳剛等等。

但更多的時候，是藉着月光玩踩影子，「打仗」之類的遊戲。常常瘋到整個村落只剩下我們這幾個孩子還醒着時才肯罷休。而那明月光光照耀下的操場、草垛、池塘、房舍，依然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記憶中。

一轉眼，已近中年。童年不再，中秋的氛圍也就不再了。妻與女兒仍未回來，探頭窗外，天空依然黑沉沉的，沒有月亮的影子。惆悵中，也就更深地想起兒時的天空中那輪明亮的月亮了。

月是兒時明

莊華濤



圓的一方餅。很大，手上沉甸甸的。找來刀，卻不一定可以很規則的切開，因為裡面常常有整塊的冰糖。如果見到了這樣的冰糖，會引起一陣騷動的——誰都想拿到這一大塊出來，一嘗。而吃到這樣的冰糖，也是慢慢吮吸着，捨不得將它嚼碎的。那種甜，深入骨髓，至今也無法忘記。

晚飯後，也常常會學着古人賞月的。不過，有雅興時，便指着月亮上的陰影，七嘴八舌地說說吳剛伐桂等等的故事。人多，版本也雜，也常常為誰說的對爭論不休；有時也會認真地看看月亮上的影子，仔細地辨認着哪兒是桂樹，哪兒是吳剛等等。

但更多的時候，是藉着月光玩踩影子，「打仗」之類的遊戲。常常瘋到整個村落只剩下我們這幾個孩子還醒着時才肯罷休。而那明月光光照耀下的操場、草垛、池塘、房舍，依然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記憶中。

一轉眼，已近中年。童年不再，中秋的氛圍也就不再了。妻與女兒仍未回來，探頭窗外，天空依然黑沉沉的，沒有月亮的影子。惆悵中，也就更深地想起兒時的天空中那輪明亮的月亮了。

人生在線

人生在線

蘇北

給黃裳，說到這一處，黃先生自己並不以為然。他倒是說「並非我不喜說話，實在是覺得那種場合上說話沒有什麼意思」。

我們上樓，敲開門。開門的是先生的女兒，我們走進客廳，還沒有坐下，黃先生從裡面一間屋子走了出來。先生穿着粉紅色的 T 恤，淡咖啡色的吊帶褲，精神不錯。

去時，給老人帶了幾盒家鄉的山核桃。我打開一盒，取出幾粒，遞給老人。他嘗了嘗，我問：「味道還好吧？」

「還不錯。」他嘴在輕輕地動着，彷彿在品啞。我取出我的《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遞上去，說：「這本書給你寄了，收到了吧？」

「收到了。」他說。

我翻到汪先生的那張比較有代表性的照片，說：「這張比較有風采。」

黃先生仔細看了一下，說：「這張還不錯。」他放大了聲音說，臉上有了淡淡的笑意。

去時我還準備了先生的幾本書，想請他簽個名。我一一遞上《來燕樹文存》、《銀魚集》和《插圖的故事》。他都為我簽上了名，或寫幾句話。

我翻開《來燕樹文存》，指着目錄上的《常熟之秋》、《傷逝》和《憶施塾存》，對他說：「這些都寫得很好，我很喜歡讀。」他歪着頭看我指的篇目。我又翻開《傷逝——懷念巴金老人》那一篇，說：「寫巴金的這篇，寫得很有感情。」

他依然那麼規規矩矩坐着，偏着頭，聽我說。



藍鳳蝶

黃康華

子烏燒白菜

王誦詩

如是我見

我老家東面就是黃海海州灣漁場，盛產魚蟹蝦蛤，漁民親戚總會送一些新鮮的魚蝦。海州灣裡生長着大烏賊、皮烏賊、金烏賊、槍烏賊、無針烏賊、子烏賊等，其中子烏賊品相最好，也最可口。烏賊都是漁網中帶出來的，漁民揀出來，放在一邊，加工後留着自己吃或饋贈親友。親戚送來的斤把子烏賊，粗手指大小，不乾不濕，烏紫色，一肚烏賊子，捏在手上，肉滾滾的，平常也捨不得吃，逢年過節，或來了親戚，才做一道子烏燒白菜，讓家裡人和親戚嘗嘗鮮。

我在縣城讀書時，每逢星期六回家，母親都要做一碗子烏燒白菜，僅僅一小碗，給我吃。母親做這道菜時很認真，攪好洗淨五六隻子烏賊，抽出烏賊筋，切成幾瓣。黃芽菜切成長條，在開水裡焯一焯，撈出來，放在箊籠裡爽一爽。炸好鍋，放進切好的子烏賊，加點作料，燒熟，把黃芽菜條放進鍋，加適量的水，煮一會，撒上切碎的茼蒿，放點料酒，一碗子烏燒白菜就做好了。

一碗子烏燒白菜端上桌，滿屋都是鮮味。我急着夾菜，黃芽菜，蔥蔥脆脆；子烏，筋筋韌韌，有咬頭，嚼着，滿嘴都是鮮。我看到父母笑着看我吃菜，並不吃子烏燒白菜，我讓他們吃，母親說：「子烏燒白菜有點發腥，我和你父親不喜歡吃。」他們吃另外一盤炒白菜。我想，也真是的，子烏燒白菜何來腥氣，真好吃，就把那碗子烏燒白菜連湯都吃到肚裡。

多年後我才醒悟，父母哪裡是不喜歡吃，只因那時子烏賊珍貴，也就是親戚給那麼一點，他們做給我吃，意思是學學習艱苦，給我增加營養，真是「疼兒不給兒知道」呀。

如今，父母早已遠逝了，再也吃不到母親親手給我做的子烏燒白菜了。居住在小城，我常去魚市，買來幾斤上好的子烏賊，來家燒一個子烏燒白菜，一家人都說好吃。我講起過去的事情，孩子們似乎不感興趣，只顧搶這菜吃。但是我一吃這子烏燒白菜，眼前就浮現出母親認真做子烏燒白菜的情景，以及父母看着我吃這道菜時的笑意。